

李文良

聆聽之後才能感受到無味的純粹



小 檔 案

系 所 文學院歷史學系

專 長 臺灣史

教授科目 清代臺灣開發史、東亞海域與臺灣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經 歷 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客員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榮譽紀事 教育部菁英留學計畫獎助
國家科學委員會優秀年輕學者
國立臺灣大學傑出專書獎勵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六度獲獎）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文良老師的課在系上不算是最熱門，但是修過課的同學都非常喜歡。」
看似無味，聆聽之後才能感受到他的純粹。

「我希望能讓學生跳脫歷史只是背誦的既有陳見，其實歷史學也是一種思想的訓練。」這是李文良十多年教學生涯中一直堅信的中心思想。

不強調師生互動，也沒有時尚的翻轉教室；沒有炫目的投影片，也沒有聲光效果十足的影像教材；簡要的板書加上細心整理的史料教材貫穿整堂課，搭配溫和且略為緩慢的聲調，若不保持專注，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神遊他處；但是，就像是威士忌，需要細細品味才能嚐出其中的細緻味道是淡淡泥煤味還是果香味一般；他的課需要用心聆聽，才能感受其中的奧妙之處。

這就是李文良的課堂。因為他認為「授課創



■訪問過程中，李文良引用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加上新的觀點為例，淺白易懂又詼諧有趣。（楊文卿／攝影）

新不應只是形式的創新」，重要的是在內容上帶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覺。

※讓教學回到最純粹的狀態

以他教授的歷史學來說，「不只是告訴學生哪個年代發生了什麼事」而已。李文良相信，大學的歷史學教育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學會獨立思考與判斷。閱讀一份文獻史料時，除了讀懂史料字面上的意義，還要能夠了解這份資料是什麼人、在怎樣的立場背景、為了何種目的而寫；他認為唯有了解史料作者及其背後的脈絡，才能做出合理的歷史判斷。

他的學生劉以潔的感受至為傳神：「文良老師的課在系上不算是最熱門，但是修過課的同學都非常喜歡。」看似無味，聆聽之後才能感受到他的純粹。



■只要學生有問題找他，李文良都會盡全力協助，因此學生送了一個他的造型公仔給他。
（楊文卿／攝影）

※不只是背誦 讓想法活起來

許多學生以為歷史只是一門背誦強記的學問，身為一位歷史系教授，李文良想告訴學生如何透過歷史學的訓練，學會思考，讓自己的想法變成有邏輯且結構嚴謹的論述。

李文良以國、高中歷史課都會教的「新港文書」為例，這是一套以羅馬拼音方式記錄的原住民文字，原住民與漢人交易的土地契約書上會同時使用漢字和新港文書寫。以往說法認為這是為了保護原住民自身權益，但讀完史料才發現，這可能是為了保障買方，也就是漢人的權益。原住民賣地契約要特別添寫他們才懂的文字，很可能是漢人買方為了避免他們將來以不懂漢字為由反悔生端而做。

李文良說，重要的不是哪種講法是對的，而是對史料的解讀方式不同，對事件的感覺、結論，甚至是整體的「歷史想像」就完全不同。

為了讓學生能夠獨立思考以建構自己的想法，李文良習慣讓學生閱讀一手的史料，他認為閱讀二手研究會讓學生依循前人的思考模式，學生很容易被說服且再也無法跳脫出來；相反地，一手史料雖然相對「原始」，卻保留了更多可能性與想像空間。同時他希望學生理解，歷史教育不是為了記住絕對的標準答案，他們所認知的史觀，只是眾多史觀當中的一種。了解這些，學生才可以用更開放的態度面對不同的想法。

「學生可能忘記我教過的東西，但是這套思考的訓練是一輩子忘不掉的」，李文良自信地說。

※ 歷史不只是陳年老舊的故事

一般人多以為歷史是發生在幾百、幾千年以前的古老事件，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毫無關聯。但是對於李文良而言，路上看到的每一個地表景觀，都是歷史時期各種力量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蘊含著深厚的歷史，而不只是布滿灰塵的陳年舊事，生活周遭的每個事物都是歷史的產物。

為了增加學生對於歷史的親近感，李文良帶領學生到現場觀察，讓學生從觀察中培養對於歷史的興趣，同時也讓遙遠的歷史與現代之間有了連結。他說，歷史應該是一種通識教育，加深學生對事物認識的深度與廣度。

舉例來說，臺灣許多溫泉區都有「警光山莊」，隸屬於警政署管轄。行家都知道警光山莊位於溫泉區的最好地段，為什麼呢？原來警光山莊是日本時代為了慰勞當時管理山區的警察所建立，戰後才由警政機關對等接收。

李文良說，警光山莊反映的是，臺灣山地及其住民首度被納入國家控制、臺灣總督府對山地的特別統治體制，以及戰後接收的長遠歷史。李文良半開玩笑地指出，若不了解這些地表景觀背後的歷史故事，可就無福享受最好的溫泉了！

「臺灣史最大的好處，就是大家比較容易感受到或是看到。」李文良的研究領域就是臺灣史，他認為透過學習歷史，能夠了解日常所處環境，甚至了解自己。例如臺大擁有大約三萬多甲的土地，約占臺灣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一，其中大部分位於南投山區的實驗林，這塊地的入口位於日本時代的「蕃界」附近。那裡是十九世紀中葉臺灣開港後，因為山林產物貿易興盛，漢人往山區開發勢力的最前線。日本人來到臺灣後，用強大的國力建造出「蕃界」，好不容易才阻絕了這一波強大的開發力量，也因此得以在這條邊界後方保留了一大塊林地作為大學實驗林。

研讀歷史既是了解環境，也是了解自己的方法，李文良當初選讀歷史，一部分的原因是想藉此了解自己。

※學史 渴望了解動盪時代

李文良讀大學時，正逢戰後臺灣民主化最為關鍵的八〇年代晚期。歷經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任總統，以及野百合運動，他深刻感受到歷史的脈動。李文良想要了解自己，了解動盪時代的變動脈絡。因此，他從企業管理學科重考進入成功大學歷史系，並逐漸將眼光聚焦於臺灣史。

他在成功大學歷史系受業於林瑞明教授，那時他是研究臺灣文學的新銳學者，總是反抗當道、不拘小節卻又情感充沛，很能獲得熱情年輕學子的共鳴，是引發李文良轉向關注臺灣史的關鍵人物。



■臺大歷史所的教育，讓李文良逐漸了解何謂歷史學、何謂歷史研究。（李文良／提供）

李文良說，當時是解嚴初期，備受壓抑的臺灣史研究剛起步，林瑞明老師會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課上，「偷渡」講些臺灣文學，也常請知名的前輩作家來演講。課堂之外，他們依照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蒐羅文學作品，愉悅地購讀禁書。

李文良曾在寒假時，與班上幾位要好的同學，藉由老師的幫忙，到高雄美濃拜訪小說家鍾理和的遺孀與後代，從中深刻感受到臺灣的土地、人文與歷史。當時的他對於什麼是歷史研究，還處於懵懵懂懂的階段，只隱約地希望能了解臺灣那段不能碰觸的過去。

進入臺大歷史所之後，原本懵懂的青年才逐漸了解何謂歷史研究。

「我是鄉下來的人，鄉下人不知道什麼是歷史學，他們都把歷史想像成考古。」來自屏東鄉下的李文良，改讀歷史系之前也曾遲疑，但是渴望了解動盪時代的動力，驅使他踏上家鄉的人都認為沒前途的歷史研究，而且還是歷史研究中起步不久的臺灣史研究，而這一待就將近三十年。



■和李文良（左三）同期進入臺大歷史所的同學，其中有五位同學從事臺灣史研究。（李文良／提供）

※冷面笑匠 吐槽歷史人物

在臺大教書十三年，學生們暱稱的「阿良老師」也曾是青澀的菜鳥教師，李文良說，臺灣的碩博士教育只教怎麼做研究，沒有教怎麼教書。「學生們都在臺下張大眼睛，等著你講話；何況還有各式各樣你想都沒想過的問題，等著你回答。」他笑著說。當老師的前兩年特別辛苦，要準備「很多很多」課程資料，又完全不會教，有時太緊張，一天就教完兩週的上課內容。

「怎麼當老師也是一個自我學習、成長的過程」，李文良回憶道。等到漸漸有了教學經驗，教材也逐漸累積，才能越來越得心應手。

面對不同的學生，李文良採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例如通識課的學生，他傾向於直接說明新的研究結果，讓學生認識有別於以往的既定歷史觀點，甚至畫出東亞海域的簡要地圖，具體向學生講解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何最後選擇來到臺灣南部，以及鄭成功如何運用海洋知識決定戰略，逼降荷蘭。

面對歷史本科學生，他更注重的是告訴學生想法產生的過程。李文良說，歷史系的學生未來要



■書架上滿滿的歷史書籍，都是李文良的教學教材，定時更新、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楊文卿／攝影）

從事歷史研究，因此告訴他們過程比告訴他們結果更重要。正是這種注重細節差異的態度，讓李文良的課都能獲得學生極高的評價。

「老師給人溫吞、沉穩的感覺，但其實是個冷面笑匠」，學生劉以潔說。李文良講課時，常常會以溫和緩慢的語氣，冷冷地吐槽歷史人物，令同學會心一笑。

身為一位教授，李文良主張「教學比研究更重要」。他一直想傳達一個觀念給學生：自己的想法只是多種可能中的一種。這樣的話，學生比較不會因為書讀得越多，就以為自己知道得最多，變得傲慢、固執己見；反而是能越來越謙卑，在知道自己想法侷限的同時，也能設身處地了解別人的處境，接納別的想法。